

大禹與禹山

(上卷)

刘白雪 常松木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大禹與黃山

(上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白雪 常松木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禹与嵩山 / 刘白雪, 常松木主编.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48-3244-4

I. ①大… II. ①刘… ②常… III. ①禹—研究—文集
IV. ①K82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9737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650千字

印数: 1—1000册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0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一

曹定云

2008年10月,河南省登封市召开了“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的40多位民俗、考古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对大禹治水传说、禹都阳城、大禹精神、大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会议中提交的论文已编辑成册,即将付梓。该书的编辑者常松木先生请我作《序》,盛情难却,欣然命笔。

河南登封,因嵩山而名闻天下。嵩山,位于“五岳”之中,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占据其独特的位置。登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代)的都城,即“禹都阳城”之所在。《史记·夏本纪》:“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此种记载,还见于其他先秦文献。“阳城”是“中国历史第一都”,应名副其实。大禹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英雄,他在治水的过程中,将华夏各部落联合起来,最终成功。既为民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环境,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大禹之后,其儿子启摈弃了“禅让”制,自己登上了王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大禹不仅是治水英雄,也是夏王朝历史的真正开创者。在今日登封境内,分布和流传着许多“大禹”和“大禹治水”胜迹:启母石、启母阙、少室阙、启母冢、禹洞、禹王庙等等,初步统计达50余处之多。可以这样认为:登封是我国境内大禹文化遗迹,大禹神话传说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神话、传说虽不是信史,但它反映了历代人们对大禹的崇敬和怀念!

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登封是“禹都阳城”之所在。为了寻找“阳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河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就不断地在登封境内和附近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1976年至1981年,以安金槐先生为首的考古工作者对王城岗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址(一大一小),并在王城岗遗址的东北方发现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内出不少“阳城”和“阳城仓器”戳印之陶器。^[1]这次发掘证明:东周“阳城”就在这里,那么,禹都之“阳



城”应该离此不远,很可能就是王城岗遗址中的龙山文化晚期古城。2002年至2005年,为配合国家文明探源工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以刘绪、方燕明先生为首的课题组,对颍河中上游的登封、禹州进行考古调查,并重点再次发掘了王城岗遗址。这次发掘有两大成果:一、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城壕打破西边的小城城墙,证明大城与小城并非同时,小城早于大城;二、根据此次发掘所采取的标本,对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年代重新进行测定,其结果是:小城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00~前2130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其中值约为2122年;大城城墙年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前2020年,其中值约为2055年。^[2]这样,大城城址的年代与文献推定中的夏之始年(按:公元前2070年)就基本相符。根据以上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基本断定: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应是“禹都阳城”之阳城,而其西边的小城可能是禹之父鲧所筑之城;王城岗遗址东面的东周阳城城址,实因其在原“阳城”附近而得名。如此之考古成果,解决了夏代历史中一个大问题,找到了夏代历史的起点,也使登封境内的大禹文化内涵找到了确切的历史根据。

“大禹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大禹治水”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精神,禹尊重江河流向的客观规律,总结其父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堙塞”为“疏导”,获得成功;二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治水不动摇;三是公而忘私的精神,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治水的事业上。这三种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大禹也因此成为华夏子孙崇敬的圣人与楷模。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是建设祖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

大会讨论遵循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讨论中,对禹之出生地等问题,争论较为热烈。四川方面的学者提出“禹出西羌”、“禹生石纽”之说;有的学者则对此提出相反的意见。这种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现象。讨论的双方将论点、论据充分展开,对问题的探讨将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夏部落的形成过程至今仍不很明朗,仍须要我们作出艰苦的探索。各种不同观点的撞击与交锋,有可能给论者开拓新的思路,从而找到到达彼岸的航线。

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扬“大禹治水精神”,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登封市政府和人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付之实践:采取各种措施,大力保护大禹文化遗迹;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启母石等胜景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建立监控系统;对三阙文物本身实施跟踪监测等等。这是对“大禹文化遗迹”的保护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个拥

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并积极保护这种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和人民,一定是前途无量的。我深信:随着登封市“大禹文化遗迹”保护和“大禹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登封市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曹定云

2009年3月2日于北京奥林匹克花园寓所

注释:

-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



序 二

宫长为

大家都知道,进入新世纪以来,大禹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有夏一代历史的研究,而且也整体地提升了先秦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前不久,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东枣庄薛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第二届奚仲文化学术研讨会,正是以奚仲作车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夏王朝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取得了积极的可喜成果。

这些年来,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秉持两条腿走路的办会的方针,面向社会、面向地方、面向传统文化,先后与安徽蚌埠、山东禹城、山西运城、四川北川、山东枣庄等多家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并且,还先后建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地(山西运城)、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四川北川)、中国先秦史学会大禹治水研究中心(山东禹城)、中国先秦史学会奚仲文化研究基地(山东枣庄)等,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继炎黄文化研究之后,大禹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又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亮点。

这里,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有关大禹文化研究的历程。如果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的话,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前三十年,也就是从1919年到1949年,大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随着西学东渐和新史学的兴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提倡“民主”和“科学”,冲破几千年的古史系统,着重围绕着大禹是人还是神这一主线,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继之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79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尽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更多地侧重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包括大禹文化在内的有关夏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特别是1977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现,让久违了的夏文化重见曙光;尔后的三十年,也就是从1979年到2009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大禹文化研究也焕发了勃勃的生机,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学等新成果、新材料,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大禹的历史功绩,复原《禹贡》、九州,考索禹都阳城、大禹故里,以及包括夏代国家的社会性质等相关问题在内,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过去王国维先生倡导“二重证据法”,即以传世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补充



印证。现在看来,我们应该提出“三重证据法”,即传世之文献,不仅要与地下文物相互印证,而且还要与地上文物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展现文献学、考古学、文物学三位一体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弥补“二重证据法”之不足。在研究上古史方面,特别是三皇五帝时代,包括大禹文化在内,尤为重要。

从目前全国情形来看,有关大禹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问题要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以为,当有以下几点,可作参考。

首先,有关大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问题。

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以为,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明确什么是大禹文化,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开展大禹文化研究,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大禹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找出内在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升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认知水平。

其次,有关大禹文化的表象与特征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所谓的表象,即指地面上所保存的某种文化的物化遗迹、遗存;所谓的特征,也就是这种物化的遗迹、遗存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判断某种文化传播途径的必要手段,并且结合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材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重证据法”,从中理清某种文化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解读某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弄清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

再次,有关大禹文化的地位和影响问题。

这个问题,也许大家会问都讨论多年了。我们以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也就是说,我们站的角度和高度还不够,要从农业革命发生以来的一万年的高度,要从中华上古文明进程的角度,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也许还有更多的发现,从而确定大禹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最后,我们想表述这样一种意见,如何把我们地方的大禹文化做得更好。

一是队伍建设,这是关键。

要依托地方相关部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把关心、热爱和支持这一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同时,还要落实好经费、编制等相关问题,才能有所作为。

二是资料整理,这是前提。

应当说,在这方面,每个地方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以为,要把眼界放开,要全面地、系统地进行整理,同时,也做好相关资料的积累,建设必要的资料库、图书馆,包括网络媒体等等。

三是深入研究,这是基础。

毋庸置疑,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我们研

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彰显出地方文化应有的特色魅力。

四是保护开发,这是利用。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制定一个全盘的规划,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论证,只有在保护开发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运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带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并不存在主次问题,两者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文化本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没有了文化,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各级领导必须重视,要学会从我做起,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本《大禹与嵩山》,是2008年中国登封中国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登封大禹文化遗存的集中介绍,它以中国尤其是河南登封大禹文化为中心,涉及到大禹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反映了大禹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几年来,中共登封市委、登封市人民政府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大禹文化研究,这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又在登封设立“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意义非常重大。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登封市委、市政府一定会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大禹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而登封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

2009年12月5日

旅次沪上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

序 三

郑福林

嵩山位居中原，“萃两间之秀，居四方之中”，有“天地之中”、“神州首岳”、“众山之英”、“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世界东方的奥林匹斯圣山”、“中华民族的父亲山”之誉，以古老神奇、奥博精深而屹立于世界名山之林。嵩山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从黄帝都于轩辕丘到禹都阳城，从周公营洛到金宣宗迁都开封，嵩山地区一直是历代王朝的建都之地。“八千年文明看嵩山”，嵩山堪称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源。

嵩山集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三位一体，位居嵩山之阳的登封市则以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中国县城旅游品牌百强县（市）、首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城市等诸多美誉而扬名四海。禹都阳城、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北天师道祖庭中岳庙、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阙汉三阙、中国最大的墓塔群少林寺塔林、世界现存最早的天文台观星台、中华第一塔嵩岳寺塔、许姓祖源地箕山等作为登封的文化符号，令人遐思。

登封古称阳城，四千多年前，大禹曾在此治理洪水，并建都阳城，阳城因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最早的都城，所以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都。大禹的一生和嵩山脚下的登封关系十分密切。他生长于嵩山，家居于登封；他治水于嵩山，建都于登封。登封的大禹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脉络清晰，内涵深刻，经典多元，影响深远。大禹文化在登封遗迹众多。西汉时就建有启母庙和少姨庙，东汉安帝时，颍川太守朱宠和阳城长吕常分别建太室阙和启母阙、少室阙，启母阙铭文明确记载了鲧禹治水和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太室阙上的鲧画像、启母阙上的夏禹化熊图、启母化石图反映了当时登封人民对大禹及其父亲的崇拜之情。登封是全国大禹文化遗迹、神话故事数量最多和最为集中的县域。2008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登封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并在登封市设立了“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

近年来，登封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大禹文化的研究和宣传。2008年10月16日至19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2008年中国登封·中国大禹文化研讨



会”在登封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四川、浙江、山东、福建、河南、江苏等省市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大禹治水的传说、禹都阳城、大禹与中岳嵩山、大禹精神、大禹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以及打造大禹文化品牌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禹与嵩山》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目的在于总结和展示 2008 年中国登封·大禹文化研讨会的成果，在于介绍中国大禹文化之乡——登封的大禹胜迹、传说故事、史籍记载、传承脉络等，为中国大禹文化学的构建奠定基础。我相信在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大禹文化研究将会更加持续和深入，将为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登封市人民政府市长 郑泓

2009 年 5 月于登封

总 目 录

上卷
禹都纵论

下卷
嵩岳访禹



1

目
录

上卷目录

序一	曹定云(1)
序二	宫长为(4)
序三	郑福林(7)
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和性质	方燕明(1)
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的初步分析	李先登(4)
略论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	郑杰祥(10)
禹都阳城与中岳理念探微	徐日辉(18)
禹都阳城与历史上社祀的演变	徐心希(24)
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时代试探	陈绍棣(37)
登封王城岗城址与禹都阳城	马世之(44)
禹都阳城在登封刍议	裴松宪 常松木(51)
大禹治水神话溯源	张振犁(60)
由《遂公盃》铭文说到大禹治水及其相关问题	宫长为(78)
关于大禹治水立国等有关史实的探讨	靳怀埭(85)
大禹治水 阳城为本	赵长海(96)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徐旭生(103)
豫西颍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	安金槐(113)
关于夏初史	孙作云(122)
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	谭继和(127)
从夏族北上晋南看夏族的起源	张国硕(136)
揭秘大禹熊旗	叶舒宪(142)
启母石神话的结构分析	陈连山(144)
鲧禹变形臆说	邵伯人(150)
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周书灿(155)
融入中华文明血脉的大禹	董乃斌 程 蒿(165)
再论历史上对大禹形象的认识	李 岩(175)



文明起源视野中的“禹”	任会斌 (184)
大禹精神的文化新说	高天星 (189)
略论大禹功绩与大禹精神	鲍典章 鲍中行 (196)
禹功安澜开华夏	龙显昭 (203)
大禹精神再论	钟 岳 (208)
大禹文化的现代价值论略	蒋 志 (219)
研究和传播大禹文化当代价值的两个问题——以河南省登封市大禹 文化旅游开发为例	平文艺 (227)
夏禹文化的新探索——四川学者夏禹文化研究新作综论	谭继和 (233)
禹生石纽与大禹文化研究	李德书 (240)
论大禹文化与大爱文化之契合	郑 妮 (250)
大禹史迹考述	张玉霞 (257)
禹生石纽简论	谭继和 (266)
关于“禹铸九鼎”	张钧德 (273)
北川湔江——大禹治水第一河	谢兴鹏 (283)
禹州与大禹的历史渊源	郭水林 (288)
大禹治水与中国最早都城的建立	郑杰祥 吕宏军 (293)
大禹与中岳汉三阙	常松木 (297)
登封大禹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和创新	陈智勇 (304)
关于打造登封大禹文化品牌的思考	谢兴鹏 (312)
大禹与大禹文化	秦慧君 (318)
大禹治水神话辨析	耿 直 (323)
大禹治水路线先后次序考	曹宗礼 (327)



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和性质

方燕明

王城岗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新测的王城岗二期的 ^{14}C 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WT157 奠 6 为 2132~2082BC,WT179 奠 8 为 2128~2084BC,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 2107BC,后者为 2106BC,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2 世纪。这两个 ^{14}C 数据年代值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内。王城岗三期 WT31H92 的 ^{14}C 数据为 2090~2030BC,取其中间数值为 2060BC,即公元前 21 世纪;王城岗四期 WT124H536 的 ^{14}C 数据为 2038~1998BC,取其中间数值为 2018BC,亦为公元前 21 世纪;王城岗五期 WT107H233 的 ^{14}C 数据为 2030~1965BC,取其中间数值为 1997BC,即公元前 20 世纪。王城岗三期至五期的几个 ^{14}C 数据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年代,我们初步将其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确切的年代应属王城岗遗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对所有新的发掘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后再行确定。

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大城与小城有着某种联系,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王城岗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颍河的布局,这种以人工护城壕与天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与新密古城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东城壕向南通一无名河,有异曲同工之处。若将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城墙夯土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夯土城墙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征也基本相同。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之间的重要关系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讨论。

就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王城岗小城的西城面积不足 1 万平方米,东城的规

模可能与西城相似。如此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址,难怪有学者对发掘者的“禹都阳城”说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都说明王城岗遗址应为嵩山东南麓、颍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王城岗遗址对夏文化研究的价值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 60 年了,若从 1959 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 50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 1975 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至今已有 30 多年,1996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2002 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可以说是 40 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 2070~前 1600 年,即公元前 21~前 17 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王城岗城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 1983 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1991 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2000 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鸿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4000 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 4000 年前后洪



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 4000 年前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 2000 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 ^{14}C 测年数据为公元前 2107 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